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四百十六號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每月二角半年一元一角全年二元　外埠加郵費　外國加倍　餘均作本埠計算

廣告刊例

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爲一格　每期刊資洋一元　中縫全部洋三元六角　零登照算　長期面議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美術及小說廣告面議

晶報印刷所

承印中西書報各項大小雜件

□晶報印刷所特告□　晶報自本期起完全歸本所印刷　諸者諸君如有印刷品等照顧　價格無不從廉　日夜招待　約期迅速　此啓（地址望平街晶報館內）（電話中央二四二八）

請吸高等國貨　金馬牌香烟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謹啓

悲劇　**犧牲**　法國嚣俄著　天笑卓呆同譯　售郵票二十分

俠客談　陳冷血撰　售郵票十二分

龔定庵未刊詩　正楷精印　售郵票十五分

以上三書如欲購者請致函上海愛而近路慶祥里內一五九號笑廬即日將所指定書本上郵費在內

伯庸醫院

美國人工太陽燈

專治搽藥無效之一切皮膚病

院址上海大世界西對面（電話中央一六二四）

總公司上海英大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各省各埠　電話三八九五

本公司聘請專家精製各式驗光眼鏡配合光線新舊式各種眼鏡……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啓

招登廣告

凡欲營業發達。名聞中外者。莫不以報紙廣告爲惟一之利器。……請電話中央二四二八號。

上海五洲大藥房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腰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備有補血生精療治血虧癆瘵之特效性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小瓶一元二角

海波藥

清理血分善除人身內蘊之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潔便凡疥瘡頑癬骨節疼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一元

書家余覺

上海拋球場各大箋扇店均有潤格代收寫件並寄售所臨各種碑帖委寫之件約期不誤

蜀醫覃申

啓者任君晉傑川中良醫也今來申特設立凡醫總診於英界愛文義路道達里九十二號准六月初六日起診　特介紹凡有患宿疾異病者希留意焉

介紹人　袁寒雲　薛月秋同啓

十年癩頭十日愈

大包五角小包一角五分郵票九扣郵費加一

健胃補肺神效水

每瓶一元　每打十元

寄售處上海棋盤街屯鎮　胡開文筆莊

無敵牌之出品

(1) 各種牙粉
(2) 各種香粉
(3) 麝香生髮水
(4) 杏仁規那生髮水
(5) 麝香花露水
(6) 各式牙刷
(7) 各式絲襪
(8) 惠泉荷蘭水
(9) 各種菓子露

總發行所上海小西門外家庭工業社

李仲乾書畫

陳鉢廣川李仲乾……自幼好書畫……

大滙健胃補肺藥汁

上海棋盤街屯鎮胡開文墨莊寄售

主治

一大寒大熱　一胸脹腹痛　一痰閉不治　一大小便閉　一夜咳不止　一風邪食滯　每日一小杯三日即痊

小兒暈食便瀉　小兒喜啼易怒　小兒多病體弱　小兒大便閉結　小兒每食易滯　小兒怕風怕冷　服每餅一圓

普救臌脹忠告病家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無憂丹

臌脹一症是腸脘氣化不足清氣不能升濁氣不降……

定價……購法……

總發行正威大藥房

狗頭牌真絲襪

設立……總發行所開幕紀念
贈品……優待大贈品一個月
營業……除各式襪子外其餘閨閣用品均有出售
地點……在湖北路正豐街口
電話……中央四千五百號
名稱……鴻興織襪廠

有志讀書者鑒

本校成立五年……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瘰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瘰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

功效　此膏起栗貼一粒可免刀割……

發行所　上海法界寶昌路口……

寄售處　英界五馬路……

真正西藏橄欖

西藏向稱佛地產生各物尤爲珍貴……

進愛醫院

本院專治男女花柳……

院長張雪蓀謹啓

鄭廣福堂衍製

新發明　**狐臭散**

雙料每瓶陸角　單料每瓶三角

總經理　上海河南路廿號　永泰棧烟行

兜安氏霍亂吐瀉聖藥

專治夏令暴吐暴瀉及痢疾等有大效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七角　每打七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

霍亂早著神效願患此症者初起即服是藥病可立愈功效之速

霍亂一症夏秋最盛推原其故不外乎感冒酷暑多食生涼飲啖不潔惟此症危險異常服藥稍遲或藥不對症至竟不救兜安氏有驗於斯精製此藥救治非他藥可比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謄譯

▣菩薩看家 （丹翁）

報紙上說黎菩薩態度消極，對一個女政客說道，『我來爲什麼，不過替尊宅看家罷了，』說罷，好像有餘憾的樣子，我覺得菩薩這句話，可就偏了心了，當初曹吳一般用力舉他登上寶座的，『今日看家，』爲何不替吳宅看，尊替曹宅看呢，哦，不錯不錯，菩薩所看的家，和狗看的家不同，狗只看私財，菩薩看的這座位兒，姓吳的本毀不上這個位兒，看也無益，姓曹的既配，當然要替他看一看，但是向來菩薩雖廢着個大肚皮看山門，實因爲這大肚皮菩薩，名兒叫做彌勒，他到若干劫後，是要重下世做教主，所以才替教主出這力的，據說他老人家做教主的時候，衆生皆要成佛呢，『如今這菩薩，可算已經重新下世，明明占住這教主座位兒，還要說替未來的教主看家，這不是冤枉極了嗎，並且自己犧牲掉一個未來的教主不算外，還勞他看家的未來這位教主，不但不成個活佛，簡直是個衆生，或者還是個蟊衆生，你們想想，這位菩薩，受了這種冤枉，態度發多麼消極呢，唉，我倒要勸勸這位菩薩，他這肚皮格外放大而又放大些才好，儒教講個恕字，佛教也得講因果，菩薩替別的教主看家難受，可曉得東海觀音也替替菩薩看過一回家，可憐彼菩薩背後的那個蠢駛，就是一件，將他忭到教主的屁股後面去了，在下也算這廟內的一份子，諸位不信，諸到余（我也）大雄寶殿上去望一望，可憐她因教主的前門，被菩薩看起來，她只好把她東海的潮音，弄個徬門上，日日夜夜的與小和尚掃籬的聲浪，互相唱和去了，既有這樣因果，菩薩就犧牲個未來的教主，替蟊衆生看看家，又有甚的埋怨呢，

▣舊國體的僵尸 （拈花）

胡適之先生在他所出的『努力』週刊上，第十二期做了一『舊道德的死尸』，他勞叛說，在這個民國時代，不應再用叛逆等名稱，這是因爲孫中山派，對於陳炯明，常常有叛逆之稱，說現在不應有此名稱，其次就是因爲江蘇人要請齊燮元守制，胡適之先生的意思，以爲父母死了，沒有什麼守制的必要，三年之喪，廢去應辦的時候不少，（原文不記得，大致是如此）所以這稱君臣之義，父子之親，都算是舊道德的死尸，但是我記得胡適之到清宮裏去見溥儀，他自己說稱溥儀爲『皇上』，這個稱呼，胡適之先生自己以爲過嗎，在這民國時代，皇上的名稱，應該存在嗎，像他們那些不肯剃辮子的遺老，不忘故君的保皇黨，當然不足責，胡適之難道也是這般人嗎，胡適之評『叛逆』『守制』等名稱，稱之爲『舊道德的死尸』，我說民國時代的『皇上』，只好算一個『舊國體的僵尸』，不知胡適之先生以爲如何，

▣戏題老傖秀才打油詩後 （蘭公投稿）

▣詳見前期本報

詩證從來重別裁。南腔北調漫相猜。須銜更有驚人處。俺是山東傖秀才。（秀才不足奇，雖乎其爲傖耳，此老傖秀才之所由名歟）

仄仄平平莫漫拘。心傳肯接口天吳。東冬聊共庚青押。也似風入叶韻無。（覺見吳大將軍子玉詩，平仄多不甚諧協，東冬與文庚青尋韻，隨手亂押，漫無限制，心竊異之，今讀老傖秀才詩，乃知當代之山東詩人，大抵如是，無足異也，按，古詩多叶韻，如詩經『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及『淒其以風…實獲我心』之類，皆其例也，今爲老傖巧辯，或即援此以自解乎）

贏得拈花一笑時。春容答辯亦宜之。春秋不少歌詩例。半是毛詩半逸詩。（春秋歌詩，往往有出三百篇之外者，蓋皆古逸詩也，狐裘尨茸三句，疑亦古逸詩之屬，士蔦偶述以諷耳，故謂非毛詩之詩，可也，謂爲非詩，則不可也，此亦拈花之所當辯也）

怕他倒樹再尋根。一曲黃鶯仔細論。却怪多瓜先自誤。索鞭登必到茄門。（拈花所撰黃鶯兒曲，有『東瓜瓣在茄門裏』句，『東』應作『冬』，此蓋偶然之筆誤，初無關乎宏旨，然使老傖秀才見之，恐又將據爲口實矣，蓋老傖之一挑半剔，自以爲非常得意者，徒在此區區浮末而已，豈有他哉，一笑）

▣山東梨花大鼓 （丹翁）

▣新張松獻西川圖

（非扮張丹翁上）（白）小生張丹翁，只因爲我那朋友馬二先生，說吳將軍要借五年荊州，是爭的劉備，可惜沒有孫權那樣一個好大舅子，啊呀，馬二先生怎曉得吳將軍，不過借荊州做個門戶，其實一心要取四川，做他的根本重地，等到得了這天府之後，荊州還與不還，且自由他，那時節，他前有洛陽，後有巴蜀，眞乃進可以戰，退可以守，不但東川張魯，無奈他何，便是中原的曹公，和他携手也罷，翻臉也罷，那都不在心上了，小生既姓張，又會抹白鼻子，少不得扮個張松，將這西川的地圖兒獻與吳公，大小也好圖個官職，哈哈，劉璋呀劉璋，你還不趕緊讓位嗎，朋友們，快將弦索拉將起來，待我敲着小鼓兒，拍着吳將軍家裏梨花片兒，在座的諸位老爺們，請賞下貴耳齊，讓小生至至誠誠的奉敬一回，（非又改扮張松上）（唱）

一回獻地圖的那位老張松，他雖然賣了主他一心心要求榮，張松說，俺本是頂天立地的男兒漢，俺爲甚麼腹有詩書胸藏韜略在劉璋部下顯不出大名，非是俺自壞天良定巧計，只怪你劉璋不識人的瞎眼睛，俺且把個西川地圖兒收拾好，準備着到中原獻與那家的大英雄，俺自離西蜀到中原地，俺本徑來訪那袁家的四世三公，走過亘上俺下了私乘，誰曉得那袁公子臥着雪兒俺撥不開那寒雲，俺也曾把那曹操見，又誰想他手下的那班狐羣狗黨不能相容，左思右想俺無計可奈，俺只好去找劉備還帶着關羽和孔明，那劉備雖然出身賤，他也曾畢過秀才在盧植門下窮了一經，耳聽得那劉備又和曹賊快翻臉，爲的是那曹賊暗暗連絡他所被的同音，叫做黃巾，我將那西川獻與劉備，不談別的了，就還一塲酒食管待也不得輕，他表哥哥的小舅子名叫蔡瑁，替他在江口都督水軍，他自己的大舅子要想北伐，我看那姓孫的要過江來放個屁兒也不能，眞替姓蔡的成了功，可惜孫權老無用，怎麽被他的大將陳武把位來傾，聽說姓陳的也歸劉備，從此東吳不動刀兵，他做狡兎已有三窟，那怕什麽『韓』『盧』來衝決營，借了荊州就把益州下，勢如破竹的取了成都城，將來論功要行賞，怕不俺張松是頭一名，我又恐這劉備是吃人不吐骨頭的溜食獸，烏盡弓藏狡兎死的就是淮陰，我不如當衆人揭穿黑幕，地圖留那有匕首倒有個角先生，（張松下）（丑仍改扮張丹翁上）（唱）我把敝本家的心事和盤托出，大約諸公也放心，你們若嫌我唱得不好，下一塲換的是馬二先生，與要氣死劉保全和白雲鵬，（下）

▣擬清伶王復辟並上尊號表

臣讀臣聽臣延賞臣獻章等，謹上表大王殿下，臣聞，女之爲樂，盛於春秋，伶之有官，著於史乘，梨園法曲，爲天子濡軒，鞠部新聲，諸侯進御，伶廷拜舞，率土謳歌，所以通內外之和，貫上下之德也，粤自皇風既降，帝運將終，廣樂散於鈞天，乾綱墜於季世，惟大王乘陽而起，應運以興，鳳袞龍章，日華月表，現身乎魔女，稱號於天仙，（王在津天仙茶園得名）垂裳而治者三年，執爐以朝者八國，（天津爲八國租界）乃逆臣投匹碑，敢犯中宮，叛賊張昌宗，竟奪神器，攘舜脉而寂寞，閉堯室若幽囚，天地難容，人神共憤，幸大憝已敗，醜類俱亡，行在遷於江南，獻仆將於海上，是宜重正大位，更御羣臣，起復辟之朝儀，舉中興之典禮，敢勞公以天潢之貴，宜稱名以尊大哥，鈍根君雖疏遠之親，可求肩而呼御弟，步子山爲丞相，（謂林屋）余伯牙爲大夫（謂仲雄）徐懋功爲將軍，（謂朗西）魏知古爲諫議，（謂廷茶）劉晏陳子昂爲正字，（謂東軒海天）李晟張宏靖爲外藩，（謂夜五雲生）熙熙登台，濟濟多士，於觀天之樂，歌清廟之章，建號曰重華，（謂繼放動而出也）稱國曰極樂，聽使兒之驂，去僭位而來臣，冠帶之倫，聽綸音而仰賀，斯誠四海之逢之賤典，萬年有道之長基也，臣等謹鼓舞奉表以聞，（林屋曰，伶王者王克琴也，屬此稿者，署名甚琴，按表章之例，屬草者不列名，乃附註於下云，）

▣倉沈鐵耕問 （寒雲）

沈鐵耕問曰，甲乙丙丁四人手談，言明八圈，三落地作包，適至第七副，南家九萬碰出，吃五六七萬，莊家出三萬，南家又碰，即成三落地之勢，其手內四五六萬，吊二萬頭，北家九索碰，中風碰，又碰二索，手內六七八索，吊西風頭，拉進二萬，打出，南家攤倒，東西兩家，欲北家獨包，北家不認，發生意見，致八圈未滿，即行停局，此帳究應如何算法，

寒雲答曰，包牌之例，有三，一曰，四翻不包三翻，一曰，三翻不包三翻，一曰，無論何牌，統須包和，若兩翻之牌，未有不包人者，况又言明須包耶，惟手中倘有一張牌，又得同色者，必須打去一張，此可不包也，或有統不包者，則是用於家人自戲，惟亦須在先言明，然非通行大例也，

▣答或問 （馬二先生）

或問余，爲何不看王克琴的戲，曰，因無珠寳，

或問余，爲何近時不作劇談，曰，因沒有與我相好的青衣花旦，

或問余，爲何不作政談，曰，因爲沒有大孫和小徐的那種閱歷，

或問余，爲何不參首近日各報的文字戰爭，曰，因爲我既非江南，又非江北，恐怕沒有同鄉幫忙，

或問余，都門客思誠爲何不摘作，曰，因爲北京近時恭孫氣太盛，怕說出來時，惹讀者惡心，

大前門

烟葉精選香味馥郁故善吸烟者多吸大前門牌

駐華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總理

大前門

▣本報所刊各稿皆有版權禁止轉載翻印謄譯

▣愛克司光錄 （第二集） （涵秋） ▣一一九▣

第四回 明大義寶女茹冰霜 拾睽猷書生弄風月

琴山點了點頭，大踏步走入進去，分付人先替露蘭收拾一所潔淨客房，先讓他權且住下，當晚又備了一桌盛席，替露蘭洗塵接風，陪席的都是些闊氣的長官，碧山又一一告訴他們，說露蘭爲人，怎生義氣，怎生慷慨，衆人見團長這樣口氣，當然隨聲附和，着實捧了露蘭一頓，自是以後，露蘭便住在團部裏，非常快樂，不曾隔了一月多光景，碧山這一天將他請入辦事室，向他笑道，論我們的交情，便委任你個營長，原不爲過，但是這營長出息有限，補起來也沒有多大意味，不怕老哥見氣，他也算是閒了一年多了，經濟上面，不見得十分豐富，我想來想去，却好這邊軍需官在前天出了病故的缺，老哥若不嫌委屈，不如就請你暫行俯就，混些時等有了勞績，那時我再替你在督軍署裏去打主意，可好不好，…露蘭聽到這裏，心花都樂得開了，也顧不得旁邊有僕從侍立，他早屈了一隻腿，滿嘴裏喊着謝謝大人的栽培，碧山將他扶起，哈哈大笑說道，自家兄弟們，不要鬧頑笑了，既承老哥不棄，明天我便叫人將委札送得過來，…再說露蘭自從得了這軍需差使，他撈錢的本領，幾於無孔不入，沒多少時候，腰包裏着實闊綽起來，便不大高興在營裏混了，另外租了一所公館，起居飲食，車馬僕從，簡直成了一種偉人的局面，別的到不打緊，但是這上房裏沒有一個太太，委實有些難受，一時動了念頭，想打發人去接那碧翠，一者恐怕招搖耳目，二者鄉間女子，帶出來畢竟不成個體統，因此一天一天的便躭擱下去，好在他有許多朋友，也沒有一天不在花天酒地裏廝混，相好的妓女，已經搭上好幾個，不過要想替他們贖身，還沒有這筆巨款罷了，

▣今日之韓世昌 （小隱自北京寄）

予於韓世昌，一見於北京之天樂園，再見於上海之丹桂第一台，對於君青藝術，實未敢謬贊詞許，茲一別又三年矣，春初北上，朋友人王頌臣君云，君青年來，大有進步，且已習皮簧矣，惜君青久未登台，不能一聆妙奏，月來君青復集舊日同人，演於吉祥園，連日演習，而上座猶盛極一時，蓋都人士，相別既久，爭欲一見也，日前觀其全本滿清兵，君青飾剌虎中之費貞娥，台容猶昔，而冠裳華美，增色不少，噪音之佳，非彼梅尚程所能及，念字已能捉中州韻，不似從前之純爲高陽土音，飲酒一場，忽喜忽怒，轉側之間，曲現兩副面孔，氣隨神轉，情景逼真，所謂臉上有戲，而身段亦復活潑中節，君青能造詣此境，可謂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者矣，

按滿清兵一劇，在吳三桂效秦庭之哭時，接奉聖旨，例須用滿語讀之，飾此角者，昔年以全月如爲最佳，全滿人，滿語極純熟，且爲滿洲子弟，尤能有聲有色，此外梨園中，則姚增祿亦能之，近年此戲，演者已少，只富連成科班，尚偶一演之，即姚增祿所傳，君青此戲，讀滿詔者，據云名陳榮會，閩陳亦旗人，故能滿語也，實則滿語，在今日即旗族解者亦鮮，台上雖視爲絕無僅有，而台下則皆莫名其妙，且與戲之技術無關，似可不必拘之，即改讀漢語，亦無不可，惟讀園故實者，不可不知有讀滿詔一事耳，飾吳三桂者，名朱小義，功夫極佳，腰腿甚好，而扮相尤爲英武，惜出江湖班，不復知有規矩準繩，遂顯勇猛，然不免於淩亂，小義年輪尚幼，香願其即早改途，將來之成就，或未可限量也，

▣美人香草 （涵風）

天一糖果公司，開設於三馬路中市，與中法藥房毗連，繁華盛處，地勢廣優，所製糖果，甜香適口，尤以冰淇淋爲最佳，洪淋皆爲奶油所製，以楊梅香草爲最精，任客選食，取價極廉，故座客常盈，幾有應接不暇之勢，座位寬敞，陳設尤精潔，電風徐拂，琴韻時聞，飲冰一盂，香芬齒頰，且有女郎三人，司迎送招待之役，服極美麗之西衣，明璫翠羽，活色生春，笑面迎人，和藹可愛，尤令人嘖嘖稱賞，中有一衣緋色者，操英語極嫻熟，聞新自美國歸來者，一名龍小姐，亭亭玉立，飄逸中塵，爲海上交際塲中之名花，故能極盡能事，店主東開爲本報上海一百名人中之謠篋九君，是以有此成績也，

▣又是一個大錯 （謬子自北京寄）

南陽關的確是有穿箭衣馬褂的塲合，這是疑義，小隱沒有看見過這齣戲，硬說沒有，並且指爲外江派，而他所引的證據，只是上海的一個郭春華，小隱既然說馬連良穿箭袖馬褂，是『日近江湖』，而現在他所提出不穿箭袖馬褂的證據，原來還是要借重於江湖派的角色，而且還說『不能說江湖派使一無是處』（指郭春華）是小隱也是『日近江湖』了，這樣自打嘴巴的辨論，算了罷，眞是『大可以不必費唇舌了』！

『當然』兩個字和『想當然』的意義不同，我不但看見余叔岩貫大元，穿過箭衣馬褂，當初老譚在吉祥園演義務戲，頭一天南陽關，第二天南天門，我都去看了，他的南陽關，的確也是穿箭衣馬褂的，小隱說譚鑫培是始終穿褶子，郭春華是誰？我不曉得，而『始終抹粉登塲』，又是一個大錯，雖得頭一塲念引子坐塲詩白，正是抹粉上塲的嗎？也許郭春華是如此，那譚鑫培却不能如此，因爲我很明白看見他不是如此，

『黑公』這句話，不曉得說是什麼？更不曉得和南陽關的扮相行頭，有什麼關係？這樣節外生枝，越說越遠，『王顧左右而言他』，我也不必多說了，（完）

▣海上流行品 （衍）（屋林）

一狸貓換太子，海上近日，盛行新劇，此作彼效，率以爲常，然未有如狸貓換太子之盛者，此劇去歲創自天蟾，得腳本於老伶工劉永春，既出演，日日坐客必滿，至今夏，幾於各劇館無不狸貓，海上顧曲者，亦幾於非狸貓不觀也，余觀劇中情節，實無特奇，惟金水橋土地九名，各挂杖指畫作態，龍鍾褻狎，令人發噱而已，

一書局新雜誌，小說雜誌，流行雖久，自去歲禮拜六半月諸書出，皆獲厚利，於是紛紛仿效，旬月中出書十數種之多，不但購書，有財力不給之虞，即瀏閱亦苦無此多暇，太史公所謂利之所在，如鶩鳥之逐鳥雀，智者能索，終不遺力而爲者非耶，嗚呼盛已，

至若影戲園，俱樂部，新宗鴉，冰淇淋店，男女拆白黨，小流氓，評劇家，婦女輕紗衣，高底鞋，入夏以來，無不流行轉瘋，種類繁多，不及備載

▣答丹翁 （馬二先生） （參觀前期本報）

寒雲既不屑，少卿又不在此，乃以之問我，殆欲以我爲三等顧問乎，雖然，足下我老友也，曷敢不答，

折字音似，而義不通，切字義可附會，而音之相去太遠，伶界中人決其必不能用之，故僕往者評劇時，皆作蟾字，蓋車輸之蟾，北京土音讀如折也，義亦可通，

然而今之文人每喜故用白字，如『恆意』作『寓意』，『洋錢』作『洋鈿』之類是也，僕烏知用折用切者之不如是，又不能如楊老闆君之博考舊籍，強爲解說，則亦聽之而已，承問，謹以實告，

▣寒雲啓事 前承索書聯册諸君，及應徵得酬諸君公鑒，比因集雲宗懷同人，惘天災流行，共設無懷，虔誠祈禱，不佞亦在懷弟子之例，故日日清晚叩，且兼侍沙職事，是以無暇握管，未能如期報命，失約之愆，實未敢辭，一俟禱事終了，即當立時揮上，決不致再有延擱也，

▣協興公司同人公鑒，前承考示印度幣文，詳明無遺，欽佩莫讓，惟誤識爲二幣，當即本復一箋，聲明前幣實爲一枚，一面一背，非有兩幣，仍懇再爲一釋，俾無微憾，至今未獲惠復，不勝企望，尚盼不吝教言，以解疑懷，感甚感甚，寒雲啓，

▣藏大英百科全書者鑒，百科全書中，有一册專載各國貨幣，不知爲第幾册，如有指示者，贈玻璃版印碑帖一册，（寒雲）

▣誌謝 大東書局惠贈半月第二十四號，星期第二十五號，

▣一年有半 （第二編） （天笑戲述） ▣五一▣

一霎時，已到了四馬路，濟時道，我今天接到你的請客條子，知道你明天在靜美家請客，我代你邀一位客，便是雲伯先生，伯濤道，好極了，明天一定奉屈，雲伯道，明天一定到，濟時道，我們先到你那老七那邊坐坐，再打一個電話給叔勛，聽他回旅館沒有，如已回來，省得他在那裏等，也把他請到這裏來，樂得熱鬧些，伯濤道，可以，他們三人，便到靜美那裏來，剛走上扶梯，只見房門口站着一個長大漢子，滿臉的麻皮，穿了一件元色洋縐的綿袍子，也不束腰，腳上着了一雙快靴，走上前來，向着謝濟時打了一個千，口稱謝大人走好，又堆着笑道，好久沒有向謝大人請安了，濟時却理也不理他，揚長走入房間裏來，這時靜美却不在家，伯濤踏進房門，向四周瞧了一瞧，房間裏一個娘姨，正在那裏摺錠，對面另外一家，今天却有花頭，電燈點得雪亮，那娘姨便立起來接馬褂，小大姐送上茶來，娘姨道，七小姐堂差去了，就要回來的，大少，你別性急，伯濤也不去理他，却見那門簾口，有人在那裏張望，就是那個麻皮，伯濤道，濟時兄，剛才向你請安的是誰，他還守在房門口呢，濟時道，聯綿，今天又碰到這個東西，伯濤道，他總認得你，不是誰家的當差的嗎，濟時道，誰知道呢，我也不認得他，我們有好幾個朋友，他都說是認得咧，他說和我是同鄉，又官出許多大人物來，見着總要向人請安，天天在各家堂子裏巡遊，見着認得的人，或叫得出他姓的，便硬要借錢，他姓楊，叫楊麻子，他自己也稱自己楊麻子，據他說，做過某某的差使，某某的差官，說出來都是闊人，誰去聽他的亂說呢，伯濤道，怎麼他會認得你呢，濟時道，也是我自己不好，去年秋裏，記不起在那一家堂子裏打撲克，座中有一個楊一老爺，他便釘着他要借錢，開口就要五塊，而且聲勢很洶洶然的樣子，他一回兒到房門口張望，一回兒便走進房裏來，三老爺長，三老爺短，鬧得滿座不寧，是我瞧不過，隨手取了兩塊錢，給他叫他出去，他從此以後，就知道我姓謝，一見了就喚着謝大人，向我要錢，